

三國志

十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書

國志第二十四

韓暨字公至南陽堵陽人也

楚國先賢傳曰暨韓王信之後祖也

南鄉同縣豪右陳茂譜暨父兄幾致大辟暨陽不

以為言庸信積其陰結死士遂追呼羣禽茂以首

祭父墓由是顯名舉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

姓隱居避亂魚陽山中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

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為陳安危山民化之終

不為害避袁術命召徙居山都之山荆州牧劉表

禮辟遂遁逃南居房陵界所在見敬愛而表深恨

之暨懼應命除宜城長太祖平荆州辟為丞相士

曹曰屬後遷樂陵太守徙監冶謂者舊時冶作馬排

蒲拜石為排以吹炭每一軌石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

乃因長流為水排計其利益三倍於前在職七年

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固九卿文

帝踐阼封宜城亭侯黃初七年遷太常進封南鄉

亭侯邑二百戶時新都洛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

祫祫音石春秋傳曰命我先人典司上帝皆在鄴都暨奏請

迎鄴四廟神主建之立洛陽廟四時蒸嘗親奉染盛

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匡正在官八年以疾遜

位景初二年春詔曰大中大夫韓暨澡身浴德志

以賢為司徒夏四月薨遺令斂以時服葬為土藏謚曰恭

侯楚國先賢傳曰暨臨終遺書曰夫俗奢者示之以儉儉

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代送終過制失之甚矣若爾曹散

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卑便葬送以瓦器慎勿有

增益又上疏曰生有益於民死無不害於民况臣備位台

司在職日淺未能宣揚聖德以廣益黎庶痼疾彌留奄即

幽其方今百姓農務不宜勞役乞不令洛陽吏民供設喪

具懼國典有常使臣私願不得從謹冒以聞惟蒙哀許

帝得表差歎乃詔曰汝司徒韓暨積德履行忠以立朝至

於黃髮直亮不虧既登三事望獲毗輔之助如何奄忽天

命不來曾參臨沒易簣以禮晏嬰尚儉遣車降制今司徒

知命遺言卹民必欲崇約可謂善始令終者也其喪禮所

設者如故事勿有所闕時賜温明祕器衣一稱五時朝服

玉具劍佩子肇嗣肇薨子邦嗣才學晉武帝時為野王令有稱

績為新城太守坐率野王故吏為新城計吏武帝大怒遂

殺邦暨次子繇高陽太守繇子洪侍御史共子壽字德貞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二二四 二一

晉諸公贊曰自暨已下世治素業壽能敦尚家風性尤忠厚早歷清職惠帝踐阼為散騎常侍遷守河南尹病卒贈驃騎將軍壽妻賈充女充無後以壽子謚為嗣弱冠為祕書監侍中性驕佚而才出衆少子蔚亦有器望並為趙王倫所誅韓氏遂滅

崔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時晚成宗族莫

知惟從兄琰異之太祖定冀州召除鄔長貧無車

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壺關問長吏德政最者并州

刺史張陟以林對於是擢為冀州主簿徙署別駕

丞相掾屬魏國既建稍遷御史中丞文帝踐阼拜

尚書出為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

郡太守王雄謂林別駕曰吳中郎將上所親重

國之貴臣也杖節統事州郡莫不奉牋致敬而佳

使君初不與相聞若以邊塞不脩斬卿使君奔能

護鄉邪別駕具以白林林曰刺史視去此州如脫

履寧當相累邪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

則動其逆心特為國家生此顧憂以此為寄任官

一期寇竊寢息案王氏譜雄字元伯太保祥之宗也魏

君以求賢為業志臣以進善為效故易稱拔茅連茹傳曰舉

爾所知臣不自量竊慕其義臣昔以人之乏謬充備部職時涿

郡太守王雄為西部從事與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

歷試三縣政成人和及在近職奉宣威恩懷柔有術清慎持

法臣往年出使經過雄郡自說特受陛下拔擢之恩常勵節

精心思授命為效言辭激揚情趣欵惻臣雖愚闇不識真偽

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踰越倫輩今涿郡領戶三千

孤寡之家參居其半北有守兵藩衛之固誠不足舒雄智力

展其勒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不勝悽悽淺見之情謹

冒陳聞詔曰昔蕭何薦韓信鄧禹進吳漢惟賢知賢也雄有

膽智技能文才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參散騎之選方使少

在吾門下知指歸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

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雄後為幽州刺史子渾涼州刺

史次入平北將軍司徒安豐侯戎渾之子太尉武陵侯衍荆

州刺史澄皆父之子猶以不事上司左遷河間太守清論多為林

怨也魏名臣奏載侍中辛毗奏曰昔桓階為尚書令以遷夫

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

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恐所遣或

非真的權取疏屬晉胡因誦使命利得印綬而道

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民資無益之事為

狄所笑此曩時之所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

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恒常明帝即位
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屬郡皆罷非法除
過負吏林爲政推誠簡存大體是以去後每輒見
思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論制下百僚林議曰案
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即
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
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
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
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
者遠五帝三王未必知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
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
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
敢不肅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散騎侍郎孟康
薦林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
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
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
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
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部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
同齊誠台輔之妙哭哭素職之良才也後年遂爲同

空封安陽亭侯邑六百戶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目松之以為漢封丞相邑為荀頃之

悅所議魏封三公其同也

曾相上言漢舊立孔子廟襄成侯歲時奉祠辟雍

行禮必祭先師王家出穀春秋祭祀合宗聖侯奉

嗣未有命祭之禮宜給牲牢長史奉祀尊為貴神

制三府議博士傳祗以春秋傳言立祀典則孔

子是也宗聖適足繼絕世音章盛德耳至於顯立言

崇明德則宜如魯相所上林議以為宗聖侯亦以

王命祀不為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

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

魏志卷之二十四

五

今周公已上達於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

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

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

矣無復重祀於非族也

曰松之以為孟軻稱宰我之辭

又曰生民以來未有茲於孔子者也斯非通賢之格言而較

之定準乎雖妙極則同禹聖猶一然其薄異時皆文殊用或

當時則榮沒則已焉是以遺風所被實有深淺若乃經緯天

人立言垂制百王莫之能違一經之道未能及其精致加以聖

周監二代斯文為感然於六經之道始成若使時無孔門則周

賢不費曠年五道化陵夷之章始成若使時無孔門則周

無窮等日月之夕照豈不有踰於羣聖哉林曾無史遷洞想

列侯正始五年薨謚曰

侯子述

司晉諸公贊曰述

人亮濟趙王倫篡位隨與其事倫敗隨亦廢錮而卒林孫瑋性率而疎至太子右衛士也初林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為名士世以此稱之

高柔字文惠陳留圉人也父靖為蜀郡都尉陳留者舊

傳曰靖高祖父固不仕王莽世為淮陽太守所害以烈節垂名固子慎字孝甫敦厚少華有沈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英即車騎將軍熙之父也慎歷二縣令東萊太守老病歸家草屋蓬戶甕缶無儲其妻謂之曰君累經宰守積有年歲何能不少為儲畜以遺子孫乎慎曰我以勤身清名為之茲以二千石遺之不可乎子式至孝常盡力供養永初中螟蝗為害獨不食式麥圍令周彊以表州郡太守揚舜舉式孝子讓不行後以孝廉為郎次子昌昌弟賜並為刺史郡守式子弘孝廉弘生靖柔留鄉里謂邑中曰今

者英雄並起陳留四戰之地也曹將軍雖據兗州本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坐守也而張府君先得志

嘉靖有巳未年魏志二十四六一監生或世自年刊

於陳留吾恐變乘間作也欲與諸君避之衆人皆以張邈與太祖善柔又年少不然其言柔從兄幹

表紹甥也謝承漢書曰幹字元才才志弘邈文武秀出父躬蜀郡太守祖賜司隸校尉案陳留者舊

傳反謝承書幹應為柔從父非從兄也未知何者為誤在河北呼柔柔舉宗從之

會靖卒於西州時道路艱澁兵寇縱橫而柔冒艱

險詣蜀迎喪辛苦荼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太祖

平表氏以柔為管長縣中素聞其名奸吏數人皆

自引去柔教曰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客之

況此諸吏於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

咸為佳吏高幹既降頃之以并州叛柔自歸太祖太

祖欲因事誅之以為刺奸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

滯辟為丞相倉曹屬魏氏春秋曰柔既處法平允又夙

常夜微出觀察諸吏見柔哀之太祖欲遣鍾繇等討張魯

柔諫以為今猥遣大兵西有韓遂馬超謂為已舉

將相扇動作逆宜先招集三輔三輔苟平漢中可

傳檄而定也繇入關遂超等果反魏國欲建為尚

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

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臯陶作

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

典勉恤之哉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

七監生盛世舉刊

士亡者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

毋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秦盡殺之柔啟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

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

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

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

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

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毋弟蒙活者甚衆遷為潁

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

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

非君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
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
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
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
於柔文帝踐阼以柔爲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
轉加治書執法民間數有誹謗妖言帝疾之有妖
言輒殺而賞告者柔上疏曰今妖言者必戮告之
者輒賞旣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
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
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
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四

八監生盛世舉

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帝不即從而相誣告者
滋甚帝乃下詔敢以誹謗相告者以所告者罪罪
之於是遂絕校事劉慈等自黃初初數年之間舉
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虛實其餘小小挂法
者不過罰金四年遷爲廷尉魏初三公無事又希
與朝政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
興治成湯仗阿衡之佐文武憑且望之力逮至漢
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
任臣以上賢相良輔股肱於下也今公輔之臣皆

國之棟梁民所真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
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
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
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
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
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帝嘉納焉帝
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
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
竟勛勛死乃遣柔還寺明帝即位封柔延壽亭侯
時博士執經柔上疏曰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三

九

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
虎爭以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
祖初興愍其如此在於撥亂之際並使郡縣立教
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
於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
下臨政允迪睿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啓之
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以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
行脩一國清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懼非所以崇
顯儒術帥勵怠惰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故楚禮申公學士銳精漢隆卓茂搢紳競慕臣以

為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子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為弘帝納之後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素上疏曰二虜狡猾潛自講肆謀動干戈末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須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音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違治策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

漢書卷一百一十

卷一百一十

一

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於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君天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去其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

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
告者名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
廷尉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
龜邪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而
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即
還訊各當其罪時制吏遭大喪者百日後皆給役
有司徒吏解弘遭父喪後有軍事受勅當行以疾
病爲辭詔怒曰汝非曾閔何言毀邪促收考竟柔
見弘信甚羸劣奏陳其事宜加寬貸帝乃詔曰孝
哉弘也其原之初公孫淵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

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四

十一監生盛世臯刊

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
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
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
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爲凶
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
之過在昔之美義也且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
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
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
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歛
於宅

孫盛曰聞五帝無詰誓言之文三王無盟誓之事然則
盟誓言之文始自王季質任之作起於周禮夫貞夫之

日天地可動機心內前則必懷何異挾水求温抱炭希涼
之必附猜生於我而望彼之類莫不肯情任計昧利忘親縱
者哉且夫要功之倫陵肆之懷慈孝之愛或慮傾身之禍是以周鄭交惡漢高請羨隗囂
指子馬超背父其為酷忍如此之極也安在其因督委誠取
任永固哉世主若能遠覽先王開罪之至道近鑒校肆徇利
之凶心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蘇之惠耀之以雷霆之
威閭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飲社於一朝魚豢可屈膝於
象魏矣何必拘取親以來其情通所愛以制其命乎苟不能
然而仗夫計術籠之以權數檢之以一切雖覽一室而庶微
於四海法主鄙局異或幸之暫益自不得有不忍之刑以
遂擊戮之罰亦酒漬盟由平一人而云俾墜其師無克遺育
之言耳豈得復引四罪不及之典司馬牛獲宥之義乎假令
任者皆不保其父兄輒有二三之言曲哀其意而悉活之則
長人子危親自存之恃子弟雖實必無刑戮之憂父兄雖逆
終無勦絕之慮柔不究明此衛非盛王之道宜開張遠義獨
此近制而陳法內之刑以甲一人之命可謂心存小善非王
者之體古者殺人之中又有仁焉刑之為獄未為失也臣私
之以為辨章事理貴得當時之宜無為虛唱大言而終歸無
用浮誕之論不切於實猶若書轉魅之象而踰於大馬之形
魏志二十四 十一

也質任之與非防近世况三方鼎峙遼東偏遠羈其親屬以
防未然不為非矣柔謂是自有先言之善宜蒙原心之宥而盛
責柔不能開張遠理獨此近制不達此言竟為何謂若云猜
防為非質任宜廢是謂應大明先王之道不預任者生死也
是之為任歷年已久豈得於殺活之際方論至理之本是何
異叢棘既繁事須判決空論刑措之美無聞當不之實哉其
為迂闊亦已甚矣漢高事窮理迫權以濟親而摠之酷忍之
科既已大有所証且自古已來未有子弟受害父兄以圖全
身者自存之恃未之或聞是以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
殺將以過防若言之亦死不言亦死豈不杜歸善之心失正
刑之中哉若趙括之母以先請獲免鍾會之兄以密言金子
古今此比盡為不少冕之前言事同斯例而獨遇否閉良可
哀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
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
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
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

為之饑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
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禁殘食生
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
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
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
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
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
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預矣魏名臣奏載柔上
疏曰臣深思陛下

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
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口耗終無從得
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輸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
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孤萬頭使大虎一頭
萬曆年十補刊

魏志五

三

五百二十三鹿九

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
歲食亡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
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
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為萬
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
頭其鷓鴣所害臣置不計以比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
早取之頃之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
為便也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
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錯廷尉柔問曰汝何
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
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
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
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雋字文

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
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予文曰自以單貧初不
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寶禮
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
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
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屍
詔書復盈毋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在官
二十三年轉為太常旬日遷司空後徙司徒太傅
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召柔假節行大將
軍事據爽營太傅謂柔曰君為周勃矣爽誅進封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四

十四 監生盛世阜刊

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為太尉
常道鄉公即位增邑并前四千前後封二子亭侯
景元四年年九十薨謚曰元侯孫渾嗣咸熙中開
建五等以柔等著勲前朝改封渾昌陸子

晉諸公贊曰柔長子

馮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太僕誕放率不倫而決烈過
人次光字直茂少習家業明練法理晉武帝世為黃沙御史
與中丞同遷守廷尉後即真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
節常輕侮之而光事誕愈謹終於尚書令追贈司空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太祖平幽州召為司
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母相失同郡馬台求得
禮母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
令踰獄自首既而曰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

薄温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熒陽都尉魯山中賊數百人保固險阻爲民作害乃徙禮爲魯相禮至官出俸穀發吏民募首級招納降附使還爲閒應時平泰歷山陽平原平昌琅琊太守從大司馬曹休征吳於夾石口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禮固爭罷後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時李惠監作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帝竒其意而不責也帝獵於大石山虎趨乘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四

十五 監生盛世臯刊

輿禮投鞭下馬欲奮劍斫虎詔令禮上馬明帝於臨崩之時以曹爽爲大將軍宜得良佐於牀下受遺詔拜禮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禮亮直不撓爽弗便也以爲揚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全宗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上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太傅司

馬宣王謂禮曰今清河平原爭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決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令分明禮曰訟者據墟墓爲驗聽者以先老爲正而老者不可加以復楚又墟墓或遷就高敞或徒避仇讎如今所聞雖臯陶猶將爲難若欲使必也無訟當以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之何必推古問故以益辭訟昔成王以桐葉戲叔虞周公便以封之今圖藏在天府便可於坐上斷也豈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當別下圖禮到案圖宜屬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書云圖不可用當參異同禮上疏曰管仲霸者之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三

六

佐其器又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以王翁河爲限而郇以馬丹候爲驗詐以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櫛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郇不受詔此臣軟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爽見

禮奏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在家期年衆人多以爲言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彊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志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柱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宣王曰且止恐不可忍爽誅後入爲司隸校尉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十四

一三 監主盛世舉刊

凡臨七郡五州皆有威信遷司空封大利亭侯邑一百戶禮與盧毓同郡時輩而情好不睦爲人雖互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云嘉平二年薨謚曰景侯孫元嗣

王觀字偉臺東郡廩丘人也少孤貧厲志太祖召爲丞相文學掾出爲高唐陽泉鄆任令所在稱治文帝踐阼入爲尚書郎廷尉監出爲南陽涿郡太守涿北接鮮卑數有寇盜觀令邊民十家已上屯居築京候時或有不願者觀乃假遣朝吏使歸勸子弟不與期會俱勅事訖各還於是吏民相率不

督自勸旬日之中一時俱成守禦有備寇鈔以息
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郡縣條爲劇中平者主者欲
言郡爲中平觀教曰此郡濱近外虜數有寇害云
何不爲劇邪主者曰若郡爲外劇恐於明府有任
子觀曰夫君者所以爲民也今郡在外劇則於役
條當有降差豈可爲太守之私而負一郡之民乎
遂言爲外劇郡後送任子詣鄴時觀但有一子而
又幼弱其公心如此觀治身清素帥下以儉僚屬
承風莫不自勵明帝幸許昌召觀爲治書侍御史
典行臺獄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指太

嘉靖十年

魏三二四

一八

尉司馬宣王請觀爲從事中郎遷爲尚書出爲河
南尹徙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材官張達斫家屋材
及諸私用之物觀聞知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
尚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憚
觀守法乃徙爲太僕司馬宣王誅爽使觀行中領
軍據爽弟羲營賜爵關內侯復爲尚書加駙馬
都尉高貴鄉公即位封中鄉亭侯頃之加光祿大
夫轉爲右僕射常道鄉公即位進封陽鄉侯增邑
千戶并前二千五百戶遷司空固辭不許遣使即
第拜授就官數口上送印綬輒自輿歸里舍薨二

家遺令歲足容棺不設明器不封不樹謚曰肅
侯子惺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觀著勲前朝改
封惺膠東子

評曰韓暨處以靜居行化出以任職流稱崔林簡
樸知能高柔明於法理孫禮剛斷仇厲王霸清勁
貞白咸克致公輔及暨年過八十起家就列柔係
官二十年元老終位比之徐邈常林於茲為

韓崔高孫王傳第二十四

魏志二十四

十九

魏書 國志二十四



辛毗楊阜高堂隆傳第二十五

魏書 國志二十五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其先建武中自隴西京
遷毗隨兄評從袁紹太祖為司空辟毗毗不得應命
及袁尚攻兄譚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英雉記
戰於外門譚軍敗奔北郭國訖譚曰今將軍國小兵
少糧匱勢弱顯甫之來以則不敵意以為可乎曹公
來擊顯甫曹公至必先攻鄴顯甫還救將軍引兵而
西自擊顯甫曹公可虜得若顯甫軍破其兵奔許矣可
欺取以拒曹公曹公遠倚而來糧餉不繼必自去矣
不然之際趙國以北皆我之有亦足與曹公為對矣
可使圖答辛佐治可譚遂遣毗詣太祖祖太祖將征荆
州次于西平毗見太祖致譚意太祖大悅後數日更

嘉慶在補刊

魏志二十五

一

欲先平荆州使譚尚自相弊他日置酒毗望太祖色
知有變以語郭嘉嘉白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可信尚
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
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間其間乃謂天下
可定於已也今日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
顯思困而不能取此力竭也兵革敗於外謀臣誅
於內兄弟讒鬪國分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
蝨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困倉行無裹糧天災
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山崩瓦解此
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

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救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豐樂國未有釁仲虺有言取亂侮亡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命靡繼而不綏之欲待他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

次于黎陽明年攻鄴克之表毗為議郎久之太祖遣都護曹洪平下辯使毗與曹休參之令曰昔高祖負財以好色而良平匡其過矣今佐治文烈憂不輕矣雷干還為丞相長史文帝以詐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時議改正朔毗以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於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而左氏傳曰夏數始得天正何必期於相反帝善而從之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曰元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

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卿謂我徙之非邪
毗曰誠以為非也帝曰言不與卿共議也毗曰陛
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則之謀議之官安得不
與臣議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
臣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
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
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
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
默然後遂為之稀出上遣大將軍曹真征朱然于
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帝欲大興軍征吳

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御示道險版道誇先叛

自古患之非徒今也今陛下祚有海內夫不賓者
其能久乎昔尉佗稱帝于陽僭號歷年未幾或臣
或誅何則違逆之道不公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
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夫廟筭而後出軍猶臨
事而懼况今廟筭有闕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
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
復循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當查備荒變之養民
法管仲之寄政則充國之屯田明仲尼之懷遠十
年之中疆壯未老童勝戰兆民知義將士思奮

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明帝即位進封潁鄉侯邑三百戶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今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小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爲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有大丈夫欲爲公而毀其高節者郭完從僕射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十五

四

畢軌表言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如辛毗毗宣代思帝以訪放資放資對曰陛下用思者誠欲取其効力不貴虛名也毗實亮直然性剛而專聖慮所當深察也遂不用出爲衛尉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曰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似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帝報曰一二虜未滅而治宮室直諫者立名之時也夫王去心之都當及民勞兼辨使

後世無所復增是蕭何為漢規摹之略也今則為魏重臣亦宜解其大歸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後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魏畧曰諸葛亮圍祁山不克引退張郃追之為流矢所中死帝惜郃臨朝而歎曰蜀未平而郃死將若之何司空陳羣曰郃誠良將國所依也毗心以為郃雖可惜然已死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曰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委國祚而文皇帝受命黃初之世亦謂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委棄天下而陛下龍興今國內所少豈張郃乎陳羣曰亦誠如辛毗言帝笑曰陳公可謂善變矣臣松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取譬宜引其類故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毗欲弘廣主意當舉若張遼之時安有於一將之死而可以祖宗為譬哉非所宜嘉青已末年

魏志二十五

五 監生盛世自舉

言莫過於茲進違其類退似諂佞佐治剛正之體不宜有此魏畧既已難信習氏又從而載之竊謂斯人受誣不少

龍二年諸葛亮率眾出渭南先是大將軍司馬宣

王數請與亮戰明帝終不聽是歲恐不能禁乃以

毗為大將軍軍師使持節六軍皆肅準毗節度莫

敢犯違魏畧曰宣王數數欲進攻毗禁不聽宣王雖能行意而每屈於毗亮卒復還為

衛尉薨謚曰肅侯子敞嗣咸熙中為河內太守世語

曰敞字泰雍官至衛尉毗女憲英適太常泰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憲英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

子既而文帝得立抱毗頭而喜曰辛君知我意不毗以告憲英憲英歎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

大將軍曹爽參軍司馬宣王將誅爽因爽出閉城門大將軍

司馬宣王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敬俱去

司馬宣王將爽府兵犯門斬關出城門赴爽來呼敬俱去

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人傳
不得爾乎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
猶在朝上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
專權勢行以驕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
過以誅曹爽耳故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始就
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故曰然則敵可以無出乎憲
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
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不可也且為人死為人
任親之職也從衆而已故遂出宣王果誅爽事定
之後敵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遠鍾會為鎮
西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
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在此事縱然非持久處下之道
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請子琇
為參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之矣
今日難至吾家此國之大事必不得止也琇固請司
馬文王文王不曉憲英語琇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
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
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
其推仁恕乎汝其慎之琇竟以全身
憲英年至七十有九秦始五年卒

嘉靖十年補刊魏志二十五 六

楊阜傳

楊阜字義山天水襄人也魏略曰阜少與同郡尹奉

章次曾與阜俱以州從事為牧韋端使詣許拜安

定長史阜還關右諸將問袁曹勝敗孰在阜曰袁

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

後事今雖彊終不能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

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

力必能濟大事者也長史非其好遂去官而端徵

為太僕其子康代為刺史辟阜為別駕察孝廉辟

丞相府州表留參軍事馬超之戰敗渭南也走保

諸戎太祖追至安定而蘇伯反河間將引軍東還
阜時奉使言於太祖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
心西州畏之若大軍還不嚴爲之備隴上諸郡非
國家之有也太祖善之而軍還倉卒爲備不周超
率衆戎渠帥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惟
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而張魯又
遣大將楊昂以助之凡萬餘人攻城阜率國士大
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人使從弟岳於城上
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
不至州遣別駕閻溫循水潛出求救爲超所殺於

嘉靖十年補刊

魏志三十五

七

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計阜流涕諫曰阜
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田單之守不
固於此也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阜以死守之
遂號哭刺史太守卒遣人請和開城門迎超超入
拘岳於冀使楊昂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
未得其便頃之阜以喪妻求葬假阜外兄姜叙屯
歷城阜少長叙家見叙母及叙說前在冀中時事
歔歔悲甚叙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
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
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

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殺君也
趙彊而無義多讐易圖耳叙母慨然勅從阜計定
外與鄉人姜隱趙昂尹鳳姚瓊孔信武都人李俊
王靈結謀定討趙約使從弟謨三冀語岳并結
安定梁寬南安趙衢龐恭等約誓既明十七年九
月與叙起兵於鹵城趙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而衢
寬等解岳閉冀城門討趙妻子趙襲歷城得叙母
叙母罵之曰汝育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
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趙怒殺之阜
與趙戰身被五創宗族兄弟死者七人趙遂南奔

魏志二十一

張魯龐右平定太祖封討趙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
爵關內侯阜讓曰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
節之効於義當絀於法當誅趙又不死無宜苟荷
爵祿太祖報曰君與羣賢共建大功西土之人以
為美談子貢辭賞仲尼謂之止善君其剖心以順
國命姜叙之母勸叙早發明智乃爾雖楊敞之妻
蓋不此賢哉賢哉良史紀錄必不墜於地矣皇甫

女傳曰姜叙母者天水姜伯奕之母也建安中馬超
攻冀害京州刺史韋康州人悽然莫不感憤叙為撫
夷將軍憤兵屯歷叙姑子楊阜故為康從事同等十
餘人皆累屬趙陰相結為康報仇未有間會阜妻死
辭趙寧歸西因過至歷候叙母說康被害及冀中之
難相對泣良久姜叙舉至感悲叙母曰出伯奕者

君過難豈一州之恥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汝無顧我事淹夜生人誰不死死國忠義之大者但當速發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下累汝也因勅叙與阜參議許諾分人傳語鄉里尹奉趙昂及安定梁寬等令叙先舉兵救超超怒必自來擊叙寬等因從後閉門約誓以定叙遂遣兵入鹵昂奉守祁山超聞果自出擊叙寬等從後還又傳聞超以走奔漢中故歷無徭及超入歷執叙母母怒罵超超被罵大怒即殺叙母及其子燒城而去阜等以狀聞太相甚嘉之令褒揚語如本傳 臣松之案謚稱阜為叙姑子而本傳云叙為阜外兄與今名內外為不同謚又載趙印妻曰趙昂妻異者故益州刺史天水趙暉璋妻王氏女也昂為姜道令留異在西會同郡梁雙反攻破西城害異兩男異女英年六歲獨與異在城中異見兩男已死又恐為雙所侵引刀欲自刎顧英而歎曰身死爾棄當誰持哉吾聞西施蒙不潔之服則入掩鼻况我貌非西施乎乃以鬪糞涅麻而被之黧食瘠形自春王冬雙與州郡和異京以是免難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謂其曰婦人無符信保傳則不出房闈昭姜沈流伯姬待燒每讀其傳心壯其節今吾遭亂不能死將何以復見諸姑所以偷生不死惟憤政耳今官舍已近吾去汝死矣遂飲毒藥而絕時適有解毒藥良湯擲口灌之良久乃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徙居冀會馬超攻冀與弟善布講佐昂守倫嘉靖己未年

魏志十五

九 監生盛世阜刊

又悉脫所佩環釧以賞戰士及超攻急城中飢困刺史韋康素仁愍吏民傷殘欲與超和昂諫不聽歸以語異異曰君有爭臣大夫有專利之義專不為非也烏知救兵不到閉陞哉當共勉卒高勳全節致死不可從也比昂還康與超和超遂背約害康又劫昂質其嫡子月於南鄭欲要昂以為已用然心未甚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謙終日與欲信昂於超以濟其謀謂楊曰昔管仲入齊立九合之功田余適秦穆公成霸方今社稷初定治亂在於得人涼州士馬西可與中夏爭鋒不可不詳也楊深感之以為忠於已遂與異重相接結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禍者異之力也及昂與楊阜等結謀討超告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月何異厲言應曰忠義在於身靈君父之大恥喪元不尼為重况一子哉夫項託顏淵豈復百年貴義存耳昂曰善遂共閉門逐超超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運異復與昂保祁山為超所圍三十日救兵到乃解超卒殺異子 太祖征漢中以昂凡自冀城之難至于祁山昂出九奇異輒參焉

阜為益州刺史還拜金城太守未發轉武都太守

郡濱蜀漢阜請依龍箕遂故事安之而已會劉備遣張飛馬超等從沮道趨下辯而氏雷定等七部萬餘落反應之

太祖遣都護曹洪禦超等超等退還洪置酒大會
令女倡著羅縠之衣蹋鼓一坐皆笑阜厲聲責洪
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何有於廣坐之中裸女人
形體雖桀紂之亂不甚於此遂奮衣辭出洪立罷
女樂請阜還坐肅然憚焉又劉備取漢中以逼下
辯太祖以武都孤遠欲移之恐吏民戀土阜威信
素著前後徙民氏使居京兆扶風天水界者萬餘
戶徙郡小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爲政舉大綱而
已下不忍欺也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
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崩在郿

十餘年徵拜城門校尉阜常見明帝著褶被縹綾
半衰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荅
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遷將作大匠時初治宮室
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雷多殺
鳥雀阜上疏曰臣聞明主在上辟下盡辭堯舜聖
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
責已周文刑於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
衣弋綿此皆能昭令問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
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
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摠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

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
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
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
動心誠懼矣曩使相靈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
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
虔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
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
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
地神明以王者爲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已
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
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
小女遠聞不令宜爲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
曰九族旣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
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
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
於天下以安衆庶以示遠人時雍丘王植怨於不齒
藩國至親法禁峻密故阜又陳九族之義焉詔報
曰間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聞政切至之
辭款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匡救備至悉矣覽思
苦言吾甚嘉之後遷少府是時大司馬曹真伐馬

遇雨不進阜上䟽曰昔文王有赤鳥之符而猶曰
仄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
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
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專精應答側席而坐
思示遠以德綏邇以儉閒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
之患稽閻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
以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
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畧退
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
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十五

十二 監生 世自刊

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於無事之世而
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帝即召諸軍
還後詞大議政治之不便於民者阜議以為致治
在於任賢興國在於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
治之甚者也廣明 古館高為臺榭以妨民務此害
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
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於猛虎今守
功文俗之吏為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
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
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爲密乎帝聞而愈敬憚阜帝愛女淑未期而夭帝痛之甚追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臨送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帝不從帝既新作許宮又營洛陽宮殿觀閣阜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五

十三 監生盛世臯刑

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以彫斲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璇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誠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慎守天位以承祖考魏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卹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闢其戶闐其無人王者以天下

為家言豐屋之禍至於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饑色陛下不以是為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

臣松之以為忠至之道以亡已為理是以臣救其惡不為身計而阜表云使國亡而臣可以獨存臣又不言也此則發憤為已豈為國哉斯言也豈不傷謹烈之義為一表之病乎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

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

蕭增九生補刊魏志二十五

之年也謹印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天子感其忠言手筆詔答且母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為己任數諫爭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

孫豹嗣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旺人魯高堂生後也少為諸生泰山太守薛悌命為督郵郡督軍與悌爭論名悌而呵之隆按劔叱叔目軍曰昔魯定見侮仲尼屨階趙彈秦箏相如進也臨臣名君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悌驚起止之也去吏避地濟南建安十

八年太祖召為丞相軍謀賊掾後為歷城侯徵文學

轉為相徽遭太祖喪不哀反游獵馳騁隆以義正
諫甚得輔導之節黃初中為堂陽長以選為平原
王傅王即尊位是為明帝以隆為給事中博士駙
馬都尉帝初踐阼群臣或以為宜饗會隆曰唐虞
有遏窳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
于四海以為不宜為會帝敬納之遷陳留太守犢
民酉牧年七十餘有至行舉為計曹掾帝嘉之特除
郎中以隆為散騎常侍賜爵閔內侯魏畧曰太史上
漢曆不及天時
因更推步望朔晦為太和曆帝以隆學問優深於天文
又精乃詔使隆與尚書郎楊偉太史待詔駱祿參共推校
偉祿是太史隆故據舊曆更相劾奏紛紜數歲偉稱祿得
日蝕而月晦不盡隆不得日蝕而月晦盡詔從太史隆所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五

十五 監生盛世自刊

爭雖不得而遠近猶知青龍中大治殿舍西取長安大

鍾隆上疏曰昔周景王不儀刑文武之明德忽公
旦之聖制既鑄大錢又作大鍾單穆公諫而弗聽
泠州鳩對而弗從遂迷不反周德以衰良史記焉
以為未鑿然今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盪聖
心未取亡國不度之器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
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民之休也是日帝幸上方隆與
卞蘭從帝以隆表授蘭使難隆曰興衰在政樂何
為也化之不明豈鍾之罪隆曰夫禮樂者為治之
大本也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

降政是以平刑是以錯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
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存亡之機恒由斯作安
在廢興之不階也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
何以示後聖五樂聞其闕故有箴規之道忠臣願
竭其節故有匪躬之義也帝稱善遷侍中猶領太
史令崇華殿災詔問陸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
義乎陸對曰夫災變之法皆所以明教戒也惟率
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
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
不知百姓窮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

天降鑒故遣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之
意昔太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雉雉登於鼎皆
聞災恐懼側身脩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之
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今案舊史災火
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然今宮室之所以充廣
者實由宮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淑懿如周之
制罷省其餘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
以享遠號也詔問陸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大
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陸對曰臣聞西京栢梁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

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
江充巫蠱也衛太子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
厭也孔子曰災者修類應行精稜相感以戒人君
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
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內足以待風雨外足
以講禮儀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建
蕭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豈可疲民
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帝
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
霄闕始構有鵲巢其帝以問隆對曰詩云惟鵲有

嘉禾九年補刊

魏志二十五

十七

巢惟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
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
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
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
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惟讒譖是從廢德適欲
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祇承天戒故
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
動遵帝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
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爲福而已哉臣備腹
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

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
於是帝改容動色是歲首星孛于大辰隆上䟽曰
允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
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先殿庫爲次居室爲後
今園立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
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
人之用與興戎軍國之費所盡略齊民不堪命皆
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與父作頌則嚮以五福民怒吁嗟則威以六
極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是以臨政務在
安民爲先然後稽古之化格于上下自古及今未
嘗不然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
也玉臺瓊室夏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之宮
室實違禮度乃更建立九龍華飾過前天堦章灼
始起於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此乃皇天子愛陛
下是以發教戒之象始卒皆於尊位殷勤鄭重欲
必覺寤陛下斯乃慈父懇切之訓宜崇孝子祇聳
之禮以率先天下以昭示後昆不宜有忽以重天
怒時軍國多事用法深重隆上䟽曰夫拓跡垂統
必俟聖明輔世正治亦須良佐用能庶績其凝而

品物康乂也夫移風易俗宣明道化使四表同風
回首面內德教光熙九服慕義固非俗吏之所能
也今有司務糾刑書不本大道是以刑用而不措
俗弊而不敦宜崇禮樂班敘明堂脩三雍大射養
老營建郊廟尊儒士舉逸民表章制度改正朔易
服色布愷悌尚儉素然後備禮對禪歸功天地使
雅頌之聲盈于六合緝熙之化混于後嗣斯蓋至
治之美事不朽之貴業也然九域之內可揖讓而
治尚何憂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猶焚絲非政
理也可命羣羊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式隆

又以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自古帝王
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故三春稱王明三統也
於是敷演舊章奏而改焉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
春三月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
白從地正也遷光祿勳帝愈增崇宮殿彫飾觀閣
鑿太行之石芙蓉穀城之文石起景陽山於芳林
之園建昭陽殿於太極之北鑄作黃龍鳳皇奇偉
之獸飾金墉陵雲臺陵霄闕百役繁興作者萬
數公卿以下至于學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
以率之而遼東不朝悼皇后崩天作淫雨異州水

出漂沒民物隆上䟽切諫曰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鎮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厄運之會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九州庶土庸勲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脩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及末葉闇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

顛覆者也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各居其具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彊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則放溢無極夫情之所在非好則美而美好之集非人力不成非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

嘉靖九年補刊

魏志二十五

二十一

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者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如

故臣以為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為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躬行約儉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之以為天下倒縣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疆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三五

三三 魏志三五

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友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天府掌九伐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會音今陛下所與其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臺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

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
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
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誠書秦帝覽焉謂
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隆疾篤口占上
疏曰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烏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病有增無損
常懼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豈惟曾子願陛下
少垂省覽渙然改往事之過謬勃然興來事之淵
塞使神人嚮應殊方慕義四靈效珍玉衡曜精則
三王可邁五帝可越非徒繼體守文而已也臣常

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桀紂幽
厲之跡莫不嗤笑李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
虞夏殷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
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得明矣尋觀三代之有天
下也聖賢相承歷載數百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
非其臣萬國咸寧九有有截鹿臺之金巨橋之粟
無所用之仍舊南面夫何爲哉然癸辛之徒恃其
旅力知足以拒諫才足以飾非諂諛是尚臺觀是
宗淫樂是好倡優是說作靡靡之樂安濮上之音
上天不蠲眷然回顧宗國爲墟不夷于隸紂縣白

兮放鳴條天子之道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
王之冑也且當六國之時天下殷熾秦既兼之不
脩聖道乃構阿房之宮築長城之守矜夸中國威
服百蠻天下震竦道敗以目自謂本枝百葉永垂
洪暉豈悟二世而滅社稷崩圯哉近漢孝武東文
景之福外攘夷狄內興宮殿十餘年間天下踴然
乃信越巫對天遷怒廷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卒致
江充妖蠱之變至於宮室乖離父子相殘殃咎之
毒禍流數世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
育長燕巢口爪旬月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鳥揚

魏志二五

古

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主使君國典兵往往其
時鎮撫皇畿翊翼亮帝室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漢
呂之亂賈賴朱虛斯蓋前代之明鑒夫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歷下有怨歎撥錄
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臣
百疾所鍾氣力稍微輒自輿出歸還里舍若遂
沈淪竟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侔伯夷直過
史魚執心堅白謇謇匪躬如何微疾未除退身
還舍昔邴吉以陰德疾除而延壽行禹以守節

精以自持隆卒遺令薄葬

以時服習鑿齒曰高堂隆可謂忘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於昏主明戒驗於身後譽謬足以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初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曰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事寢歷歲後遂議修之使隆撰其禮儀帝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堂生舍我亡也子琛嗣爵始景初中帝以蘇林秦靜等並老恐無能傳業者乃詔曰昔先聖既沒而其遺言餘教著於六藝六藝之文禮又為急弗可斯須離者也末俗背本所由來久故閔子譏原伯之不學荀卿醜秦世之坑儒儒學既廢則風化曷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五

三五 監生盛世臯刊

由興哉方令宿生巨儒並各年高教訓之道孰為其繼昔伏生將老漢文帝嗣以鼂錯穀梁寡疇宣帝承以十郎其科郎吏高才解經義者三十人從光祿勳隆散騎常侍林博士靜分受四經三禮主者具為設課試之法夏侯勝有言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今學者有能究極經道則爵祿榮寵不期而至可不勉哉數年隆等皆卒學者遂廢初任城棧潛太祖世歷縣令字出夜還潛諫曰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戍

彥皇見應璩書林

嘗督守鄴城時文帝為太子耽樂田獵晨

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
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
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太子不悅然自後游出差
簡黃初中文帝將立郭貴嬪爲皇后潛上疏諫語在
后妃傳明帝時衆役並興戚屬䟽斥潛上疏曰天
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
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
皇爰暨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
賴之三王旣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多自
時厥後亦罔克又太祖濟哲神武爰除暴亂克復

嘉靖十一年稿刊

魏志二十五

二十六

王綱以開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
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
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旌萬里
六軍騷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
舍功作萬計徂來之松荆山窮谷怪石玳瑁浮于
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服當供橐結銍粟之調而
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之藪傷害
農功地繁茨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潰上減和氣嘉
禾不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
而戎靈沼靈囿與民共之今宮觀崇侈多鏤極妙

忘有虞之摠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千里舉足拱
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
也昔秦據殺函以制六合自以德高三皇功兼五
帝欲號謚至萬葉而二世顛覆願為黔首由枝幹
既朽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也克明俊德庸
勲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
同憂深根固本並為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
成王幼冲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
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
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
後為燕中尉辭疾不就卒

嘉靖丁年補刊

魏志二十三

二七一

評曰辛毗楊阜剛亮公直正諫匪躬亞乎汲黯之
高風焉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
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
過其通者歟

北陽阜高堂隆傳二十一

魏志

五

蒲田牽郭傳第二十六

魏書

國志二十六

蒲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也年十八為郡督郵時郡內李朔等各擁部曲害于平民太守使寵糾焉朔等請罪不復鈔略守高平令縣人張苞為郡督郵貪穢受取干亂吏政寵因其來在傳舍率吏卒出收之詰責所犯即日考竟遂棄官歸太祖臨兗州辟為從事及為大將軍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時曹洪宗室親貴有賓客在界數犯法寵收治之洪書報寵寵不聽洪白太祖太祖召許主者寵知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六

一監生盛世臯刊

將欲原乃速殺之太祖喜曰當事不當爾邪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彪初彧融聞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臣松之以為楊公積德之門身為各臣縱有愆負猶宜保祐况滿刑所濫而可加其楚掠乎若埋應考訊荀孔二賢豈止其妄有相請屬哉寵以此為能聽吏之用心耳雖有後善何解前虐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為汝

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
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
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建安十三年從太祖征
荊州大軍還留寵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孫權數擾
東陞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
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
于禁等軍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
城得水往往崩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
非力所支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
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異其不久關羽遣別將已

萬曆年十補刊

魏志二十六

二一

五下

在邾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
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
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
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
侯文帝即王位壞揚武將軍破具於江陵有功更
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
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勅諸將曰今多風甚猛賊
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言夜半賊果遣十部
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黃初三年假
龍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昌邑侯太

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
欲詣江北獵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謁而陽而為
之備權聞之退還秋使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
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
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
彊口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
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
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是歲
休薨寵以前將軍代都督揚州諸軍事汝南兵民
戀慕大小相率奔隨道路不可禁止護軍表上欲

殺其為首者詔使寵將親兵千人自隨其餘一無
所聞四年拜寵征東將軍其冬孫權揚聲欲至合
肥寵表召充豫諸軍皆集賊尋退還被詔罷兵寵
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
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後十餘日
權果更來到合肥城不克而還其明年吳將孫布
遣人詣揚州求饒此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
刺史王凌騰布上言請兵馬迎之寵以為必詐不與
兵而為凌作報上言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
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

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逃走死傷過半初寵與凌共事不平凌支黨毀寵疲老悖謬故明帝召之既至體氣康彊見而遣還

世語曰王凌表寵年過耽酒不

可居力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闕可令還朝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至一石不亂帝尉勞之遣還寵屢表求

留詔報曰昔庶頗彊食馬援據鞍今君未老而自謂已老何與廉馬之相背邪其思安邊境惠此中

嘉靖己未年

魏志二十六

四一監主盛世集刊

國明年吳將陸遜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赴之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縣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整軍趨楊宜口賊聞大兵東下即夜遁時權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既示天下以弱且

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功略無限必以淮北為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

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詔遂報聽其年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於其眾中有曰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立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

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立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明年權自將號十萬至合肥新城寵馳往赴募壯士數十人折松為炬灌以麻油從上風放火燒賊攻具射殺權弟子孫泰賊於是引退三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為將士賞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還為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

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

九千六百戶封子孫二人亭侯正始三年薨諡曰景侯子偉嗣偉以格度知名官至衛尉世語曰偉字

武有寵風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關
闔掖門司馬文王弟安陽亭侯幹欲入幹妃偉妹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旦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周幹入何進幹言其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羨奪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根叔長武者死杖下偉免為庶人時人寬之偉弟子奮晉元康中至尚書令司隸校尉寵偉長武奮皆長八尺荀綽翼州記曰奮性情平有識檢晉諸公讚曰奮體量通雅有寵風也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劉備之奔公孫瓚也

魏志二十六

六十一

豫時年少自託於備備甚奇之備為豫州刺史豫母老求歸備涕泣與別曰恨不與君共成大事也公孫瓚使豫守東州令瓚將王門叛瓚為袁紹將萬餘人來攻衆懼欲降豫登城謂門曰卿為公孫所厚而去意有所不得已也今還作賊乃知卿亂人耳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吾既受之矣何不急攻乎門慙而退瓚雖知豫有權謀而不能任也瓚敗而鮮于輔為國人所推行太守事素善豫以為長史時雄傑並起輔莫知所從豫謂輔曰終能定天下者必曹氏也且速歸命無後禍期輔從其計

用受封寵太初召豫為一丞相軍謀掾除賴陰明
今遷弋陽太守所在有治郡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為
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為豫
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已努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
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
遷南陽太守先時郡人侯音反眾數千人在山中
為羣盜大為郡患前太守收其黨與五百餘人表
奏皆當死豫悉見諸繫囚慰喻開其自新之路一
時破械遣之諸囚皆叩頭願自效即相告語群
賊一胡解散郡內清靜具以狀上太祖善之文帝

初北狄疆盛侵擾邊塞乃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
牽招解雋共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歲貊以西鮮卑
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
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去豫以戎狄為一非中
國之利乃先構離之使自為讎敵互相攻伐素利
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為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
遂相兼并為害滋深宜救亡討惡示信眾狄單將
說卒深入虜庭胡人眾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
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
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去行數十里

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重豫密嚴使司馬建
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
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
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
尸蔽地又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
單將麾下百餘騎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
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懼不敢動便以進弟代
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山賊高艾衆數千人
寇鈔為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
都封豫長樂亭侯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

萬曆十年補刊

魏志二六

八

唐書四百十八

兼并乖散彊猾凡逋亡姦冗為胡作計不利官者
豫皆構刺攬離使凶邪之謨不遂聚居之類不安
事業未究而幽州刺史王雄支黨欲令雄領烏丸
校封毀豫亂邊為國生事遂轉豫為汝南太守加
殄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
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臣松之案暨字休先
滎陽人見劉曄傳
暨字肇音荆州刺史山清啟事稱肇有才能肇字潭字道
元歆字公嗣潭子或字長文次經字仲武皆見潘岳集
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
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
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

當赴成山成山無蔽船之處輒便循海岸行地形
及諸山鳥微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
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
所逃竄盡虜其衆初諸將皆笑於空地待賊及賊
破競欲與謀求入海鉤取浪船豫懼窮虜死戰
皆不聽初豫以太守督青州青州刺史程喜內懷
不服軍事之祭多相違錯喜知帝實愛明珠乃密
上豫雖有戰功而禁令寬弛所得器仗珠金甚多
放散皆不納官由是功不見列後孫權說十萬衆
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

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廢新城以致大軍耳豈
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
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
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
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盡也豫報上狀天子從之會
賊遁走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
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散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景初未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正始初遷使持節
護匈奴中郎將加振威將軍領并州刺史外胡
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徵為衛尉

屢乞遜位太傅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
答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仁壁猶鍾鳴漏盡而夜行不休

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拜太中大夫食卿祿年八十二
薨于彭祖祠魏畧曰豫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建步

送詣至陌頭謂之曰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
步愍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為故吏民說之汝南為具資

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會病亡戒其妻子曰葬我
必於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西門豹古之神人耶可葬

於其邊乎豫言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
與我善妻子從之汝南聞其死也悲之既為畫像又就

碑銘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
藏官不入家家常貧置雖殊類咸高豫節魏畧曰鮮卑

客見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顯
露不如特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

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
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為家資豫張袖受之答

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
昔魏絳開懷以納我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

即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共其嘉平六年下詔褒揚賜
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其家錢穀語在徐邈傳
牽招字子經安平觀津人也年十餘歲詣同縣樂
隱受學後隱為車騎將軍何苗長史招隨卒業值
京都亂苗隱見害招俱與隱門生史路等觸蹈鋒
刃共殞歛隱屍送喪還歸道遇寇鈔路等皆悉散
走賊欲斫棺取釘招垂淚請赦賊義之乃釋而
去由此顯名冀州牧袁紹辟為督軍從事兼領

烏丸突騎紹舍人犯令招先斬乃白紹竒其意而
不見罪也紹卒又事紹子尚建安九年太祖圍鄴
尚遣招至上黨督致軍糧未四巡尚破走到中山時
尚外兄高幹為并州刺史招以并州左有恒山之
險右有大河之固帶甲五萬北阻彊胡勸幹迎尚
并力觀變幹既不能而陰欲害招招聞之閒行而
去道隔不得追尚遂東詣太祖太祖領冀州辟為
從事太祖將討袁譚而柳城烏丸欲出騎助譚太
祖以招嘗領烏丸遣詣柳城到值峭王嚴以五千
騎當遣詣譚又遼東太守公孫康自稱平州牧遣
使韓忠齋單于印綬魏志二十六生假峭王大會群長忠
亦在坐峭王問招昔袁公言受天子之命假我為單
于今曹公復言當更白天子假我真單于遼東復
持印綬來如此誰當為正招荅曰昔袁公承制得
有所拜假中間違錯天子命曹公伐之言當白天
子更假真單于是也遼東下郡何得擅稱拜假也
忠曰我遼東在滄海之東擁兵百萬又有扶餘濊
貊之用當今之勢彊者為右曹操獨何得為是也
招呵忠曰曹公允恭明拯翼戴天子伐叛柔服寧
靜四海汝君臣頑嚚今恃險遠背違王命欲擅拜

假侮弄神器方當屠戮何敢慢易咎毀大人便捉
忠頭頓築拔刀欲斬之峭王驚怖徒跣抱招以救
請忠左右失色招乃還坐爲峭王等說成敗之效
禍福所歸皆下席跪伏敬受勅教便辭遼東之使
罷所嚴騎太祖滅譚於南皮署招軍謀掾從討烏
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還鄴遼東送表尚首縣
在馬市招覩之悲感設祭頭下太祖義之舉爲茂
才從平漢中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
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州徐州郡諸軍事擊東萊賊斬
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
校尉屯昌平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
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招誘降附建義中郎
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今使還本郡又懷
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皆令款塞大軍欲
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鴈門太
守郡在邊陲雖有候望之備而寇鈔不斷招既教
民戰陣又表復烏丸五百餘家租調使備鞍馬
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
民膽氣日銳荒野無虞又構閒離散使虜更相猜疑
鮮卑大人步度根泄歸泥等與軻比能爲隙將

部落三萬餘家詣郡附塞勅令還擊比能殺比能弟苴羅侯及叛烏丸歸義侯王同王寄等大結怨讎是以招自出率將歸泥等討比能於雲中故郡大破之招通河西鮮卑附頭等十餘萬家繕治陁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內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招乃簡選有才識者詣太學受業還本授教數年中庠序大興郡所治廣武井水鹹苦民皆擔輦遠汲流水徃反七里招準望

勢因山陵之宜鑿石開渠注水城內民賴其益明

帝即位賜爵關內侯太和二年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為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援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為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並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豫軍踴躍又遺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比能復大會騎來到故平州塞北招潛行撲討大斬首級招以蜀虜諸葛亮數出而比能狡猾鮮和交通表為防備議者以為懸遠未之信也舍日亮時在祁山

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
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
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
不相及若欲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
辦可使守新興鴈門二牙門出屯陁陁北外以鎮撫
內令兵田儲畜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
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招在郡十二年威風
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而漁陽傳
容在鴈門有名績繼招後在遼東又有事功云招
子嘉嗣次子弘亦猛毅有招風以隴西太守隨鄧

嘉靖己未年

魏志下六

十四 監生盛也阜刊

艾伐蜀有功咸熙中為振威護軍嘉與晉司徒李

胤同母早卒

按晉書弘後為揚州涼州刺史以果烈死事於邊嘉子秀字成叔荀綽與州記曰秀有

馬才性豪使有氣弱冠得美名於太康中為衛權崔洪石崇等所提携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帝舅黃門侍郎王心以素相輕侮愷諷司隸荀愷令都官誣奏委夜在道中載高平國守子曰興妻秀即表訴被誣陷之由論愷微行文辭尤屬于時朝臣雖多證明秀名譽由是而損後張華請為長史摘惡遷至尚書河間王以秀為北北將軍假節在馮翊遇害世人玩其辭賦惜其材幹

郭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也

按郭氏譜淮祖全大司農父緄鴈門太守

建安

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文帝為五官將召淮署為

門下賊曹轉為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

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劉備以淮為淵司馬淵

與備戰淮時有疾不出洲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為軍主諸營乃定其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敢備便乘勝欲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為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為鎮西長史又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皆破平之關中始定民得安業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

踐阼而道路得疾故計遠近為稽留及君幸臣歡會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溥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五年為直安定嘉大帥辟蹠反討破降之每羌胡來降淮輒先使人推問其親理男女多少年歲長幼及見一二知其款曲訊問周至咸稱神明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平許屯列柳城張郃

護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蹕於枹罕加建威將軍五年蜀出鹵城是時隴右無穀議欲關中大運淮以感恩撫循羌胡家使出穀平其輸調軍食用足轉揚武將軍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為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

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正始元年蜀將姜維出隴西淮遂進電追至疆中維退遂討羌迷當等按撫柔氏三千餘落拔徙以實關中遷左將軍涼州休屠胡梁元碧等率種落二千餘家附雍州淮奏請使居安定之高平為民保障其後因置西川都尉轉拜前將軍領州如故五年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為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大敗還假淮節八年隴西南安金城西平諸羌伐何燒戈伐同娥遮塞等相結叛亂攻圍城邑南招蜀兵涼州名胡治無戴復叛應之討蜀護軍

夏侯霸督諸軍屯為翅淮軍始到狄道議者僉謂
宜先討定宕罕內平惡羌外折賊謀湛策維必來攻
霸遂入湟中轉南迎霸維果攻為翅會淮軍適至
維遁退進討叛羌斬饑何燒戈降服者萬餘落九
年渡塞等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軍淮見形上
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城擊大破之治無戴圍武
威家屬留在西海淮進軍趣西海欲掩取其累重
會無戴折還與戰於龍夷之北破走之令居惡虜
在石頭山之西當大道止斷絕王使淮還過討大
破之姜維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治無戴留陰平
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欽破羌保質淮欲分兵
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彊胡化以濠險分軍兩待
兵勢轉弱遂不制維退不接化非計也不如合而
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
今在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
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
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
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
計進封都鄉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
諸軍事是歲與維州刺史賈泰協策降蜀牙門

將句安等於翹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
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
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虜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
朕甚嘉之今以淮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
如故進封陽曲侯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分三百戶
封一子亭侯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末當從坐
御史往收督將及羗胡渠帥數千人叩
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死
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
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
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
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堂
受罪於主者觀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

薨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子統嗣統官至荊州刺史

嘉靖八年補刊 魏志二十六 一八

薨子正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淮著勲前朝改封汾

陽子晉諸公瓚曰淮弟配字仲南有重名位至城陽
太守裴秀賈充皆配女婿子展字泰舒有器度

幹用歷職著績終於太僕次弟豫字泰寧相國參軍
知名早卒女適王衍配弟鎮字季南謁者僕射鎮子

奔字泰業山濤啓事稱奔高簡
有雅量歷位雍州刺史尚書

評曰滿寵立志剛毅勇而有謀田豫居身清白規畧

明練牽招秉義壯烈威績顯著郭淮方策精詳垂問

秦雍而豫位止小州招終於郡守 其用也

